



(全景网供图)

## 童年

## 蝈蝈

□张少刚

夏日的夜晚,窗外的草丛里传来了蝈蝈的鸣叫声,这勾起了我儿时有关蝈蝈的美好记忆。

蝈蝈又叫蚰子,身形跟蚂蚱差不多。蝈蝈的叫声特别清脆,落入人的耳朵里,总让人耳根感到痒痒的。如果是一大片的蝈蝈齐鸣合唱,那给人的感觉就好似劲风穿越林梢,密雨洒落梧桐,急急切切,高高亢亢,清新悦耳,仿佛天籁之音。蝈蝈的鸣叫声此起彼伏,好似在比赛,又像在拉歌。正是由于蝈蝈的叫声如此诱人,它就成了农村孩子们的宠物。

儿时,我经常和小伙伴一起捉蝈蝈。我们捉蝈蝈不去玉米地,也不去谷子地,而是去空旷的大豆地。因为大豆里不仅散发着一股淡淡的乳香,更重要的是豆田里的蝈蝈都长得肥肥胖胖的,它们底气十足,一叫起来声音更加嘹亮。

蝈蝈十分机灵,一遇到惊吓就会迅速跳跃躲闪,不会让人轻易捉住的。记得有一次,我和大毛在豆叶间发现了一只蝈蝈。定睛一看,这只蝈蝈穿着一身褐色的盔甲,两个大颚好似两把大镰刀,就像一个威武的将军。我屏住呼吸,像饿虎扑食一样猛扑上去。可是这只蝈蝈好像得到了“信息”似的,往旁边一闪,巧妙地躲开了,还唱起了胜利之歌,好像在向我“挑衅”。看来,不想点计策是不行的。我和大毛商量,一个负责赶蝈蝈,一个负责捉蝈蝈。大毛先绕到蝈蝈的身后猛地一扑,果然,蝈蝈灵巧地躲开了,但我早已守候在一旁。说时迟,那时快,我迅速用手一扣,它就束手就擒了。我们再接再厉,又一只漂亮的蝈蝈成了我们的囊中之物。看来,捉蝈蝈不仅要沉着冷静、有耐心,而且要身手敏捷。

捉到的蝈蝈,我们会用笼子装起来。蝈蝈笼是用细细的高粱秸扎成的,在笼子里放上一些南瓜花、豆叶、菜叶等,蝈蝈就贪婪地吃了起来。等它们吃饱,大腿一翘,双翅抖擻,就兴奋地唱起歌来。我们把蝈蝈笼挂到屋子里或院子里,就可以悠然自得地听这些可爱的小精灵唱歌了。

儿时的乡村,捉蝈蝈、逗蝈蝈、听蝈蝈吟唱是最快乐、最惬意的事情,因为蝈蝈给我们的童年增添了一抹亮色,也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欢乐。

## 情缘

## 幸福时光

□幸福一生

劳动是光荣的,劳动的时光是幸福的。辉和霞是我们学校一对恩爱的夫妻,俩人都是语文教师,同时又是班主任。每天上班,辉骑着自行车,霞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右手轻轻地搭在辉的腰间,俩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一到学校,他俩走进各自的班里,和学生们一起打扫卫生,整理教室。在工作中,他俩互相学习,共同进步。辉的朗读水平非常高,霞就积极向他请教,辉乐此不疲地指导着霞。霞在班级管理方面也有自己的一套经验。有一次,辉班里的两个男生因为一点小事发生了争吵,辉处理了半天,两个孩子没有和解的意思。霞知道后,赶到班里,对着两个男生的耳边分别说了一句悄悄话,两个孩子马上握手言和。

霞要参加优质课比赛,辉就当起了她的指导教师,从教学环节的设计到课件的制作,从课堂上的朗读到黑板上的板书,每道程序都要严格把关,直到达到最好的效果。辛勤的劳动换来了丰硕的成果,霞最终在比赛中获得了一等奖。

不单单是他们,我和我的先生也因劳动而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时我俩相识不久,相约利用周日到敬老院当义工。一到敬老院,他就挽起袖子忙碌起来,浑身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劳动结束后,我们正要离开,院长跑来请求他帮忙,为敬老院里的一块菜地浇水。可那时还没有自来水,得从井里打水,用扁担挑。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拿起扁担,拎起水桶,来来回回挑了几十桶水,把一大块菜地给浇完了。那一刻,我被他身上那种吃苦耐劳的品质深深地感动了。

结婚后,先生依然热爱劳动。我家房后面有一块空地,先生看地荒着怪可惜,就拾掇出来种上了蔬菜。下班后,他提水,我浇菜;他施肥,我捉虫,我们快乐而幸福地劳动着。

厨房也是我们共同劳动的地方。他炒菜,我熬汤;他擀皮儿,我包饺子;他洗刷碗筷,我收拾餐桌……

那些共同劳动的时光,像蜜糖一样在爱的阳光下融化了,化作深深的爱,化作浓浓的情,化作稳稳的幸福。

## 家事

## 秋凉热面

□孙嘉诚

立秋了,天气渐渐有了凉意。中午要是来上一碗热乎乎的浆面条,那是再惬意不过了。

从小到大,我就不怎么爱吃面食,但唯独钟爱浆面条,尤其是母亲做的。因为太爱吃了,只要有时间,我一定站在母亲身旁看她如何制作“人间美味”。要想做出最正宗的浆面条,浆的选择最为重要。最好是选择用绿豆磨成的浆汁。先把买来的新鲜浆倒入锅中煮煮,这时候再把炒菜的步骤——搅浆。搅浆,必须在锅里顺时针方向搅动,要不然浆就搅不开。当浆再次滚开时,就倒入面条,再过一会儿就把炒菜锅里的配料“一股脑儿”地倒进去。此刻,一大锅香味扑鼻的浆面条就做好了。不管母亲做多少浆面条,它们总是能被我们一家人“消灭干净。”

母亲做的浆面条太有诱惑力了。平时几乎不怎么做饭的父亲非要主动拜师,跟着母亲学做浆面条。刚开始,父亲总是在搅浆的环节“栽跟头”,不是搅不匀就是搅得过硬。看着父亲抓耳挠腮,母亲总会第一时间进入厨房给予有效指导。可能是夫妻互助,父亲就学得更用心。终于,父亲也能做出让人垂涎欲滴的浆面条了。慢慢地,我对父亲做的浆面条也百吃不厌了。

这浆很重要,但天热就不好存放。随着网购的日益盛行,我在网上可以直接买到专门的浆料包,这就巧妙地消除了热天吃不到浆面条的尴尬。只要想吃,从冰箱里取出一包浆料,我也能做出一碗面。有次我下班回家,自己动手试着做了一下,虽然味道没有爸妈做的正宗,但因为是亲手做的,浆面条的美味也能钻透我全身的每一个毛孔,那种舒爽真是溢于言表。

现在,我们全家人都会做浆面条。客人要是来了,还能随机点将做这碗面,温馨的餐桌上就多了一种美味、一抹亮色、一缕温情。

## 你好,我的中国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征文

## 甜甜的记忆

□宋军威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父亲脱下穿了十五年的军装,带着我们一家人从驻东南沿海的海军某部队复员回到了家乡。父亲回乡时,除了带回战友们赠送他的极其珍贵的一百多枚各式各样的毛主席像章,还有一样当时北方十分罕见的南方特产——圆肉。

母亲拿出一部分圆肉让前来看望我们的乡亲品尝,剩余的就万分金贵地锁在了堂屋“爷奶奶桌”上的抽屉里。

每隔上一段时间改善生活做鸡蛋面穗汤时,母亲会拿出珍藏的圆肉放进锅里煮上一点。那甜甜味道,曾长时间刻印在我幼年的记忆里。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在大队担任党支部书记的父亲,一次因公到武汉出差。临回时,父亲在武汉工作的同学买了香蕉、橘子,让他带给我们尝鲜。因路途遥远加上气温较高,父亲带回时黄色的香蕉皮上已经有不少黑色斑点,一些橘子也有轻微腐烂。尽管如此,第一次吃这美味的南方水果,十岁的我还是高兴地跳了起来。

“啥时能够吃个够?”我时常幻想着。

在那交通不便、运力紧张的时代,作为北方人,要想吃上南方盛产的品种繁多、味道鲜美的果品,实在是难上加难。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有一天行走在县城的永安街上,我忽然发现,路边新开了几家水果店。店里除了经营本地地产的苹果、葡萄、甜瓜,还有橘子、香蕉、桂圆

等南方的水果。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进店和熟悉的老板攀谈,老板兴奋地说,现在交通发达多了,运力也宽松了,通过铁路、公路都可以从南方直接运输水果过来,许多地方都有了水果批发市场。不管是南方水果还是新疆特产什么的,今后肯定都不会是啥稀奇物了。

果然如那位老板所言,时间跨进二十一世纪,不但南方的芒果、火龙果、荔枝、榴莲、菠萝等过去难得一见的水果品种,在我们这个偏远的山区县城成了常见之物,就连远在祖国西北的新疆的特产吐鲁番葡萄和葡萄干、库尔勒香梨、哈密瓜等也摆在水果店的货架上。

近几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县城陆续开起了几家专门经营各地水果和特产的商店,其规模之大、品种之全为过去所没有。这些店经营着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是世界不同地区的水果、特产。五花八门、琳琅满目的果品、特产,满足着不同层次顾客的需求。

因为外地果品、特产的大量涌入,过去价格居高的香蕉、橘子等成了老百姓人吃得起的大众果品。“香蕉10元4斤”“橘子10元8斤”的广告在商场、专营店时时可见。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道路交通运输业的飞速发展,使中国人的生活不断地发生着改变,那幸福的日子正在让每个人都在各自的领域亲身做着体验。

便找找菜市场,谁知转着转着就迷了。大妈自责:“人老真是无用,尽惹麻烦。”我安慰她:“人到生地,别说你这年龄,年轻人也会迷路。”

我和大妈说话时,热心的门卫师傅拨打110求助电话。大妈听说有警察帮忙,心里踏实多了,露出了笑容,连声夸奖我们:“今天遇到你俩这好心人,要不,我还不知道摸到啥时候。”

110的值班车来了,第一个跳下车的人,看见大妈,眼里噙着泪,紧拉着大妈的手说:“妈,你要真丢了,我咋交代?”大妈对儿子说:“看你吓的!丢不了,现在这社会,好人多着哩!”

这事不过是举手之劳。其实,在我们的身边,这些微善行为很多,见人问路动口,见人有难伸手,正是这些小事,美化了我们的生活环境。

## 众生

## 举手之劳

□王光前

早晨散步回来,路上人不多,微风轻拂,有些凉意。快走到小区门口,迎面走来一位大妈,老远就看见她慌慌张张的,好像有什么急事。走近后,大妈气喘吁吁地问我:“三号楼在哪儿?”我一愣,心想:“小区只有一栋楼。”我向大妈解释,但她自言自语地说:“咋又不是这儿?”一脸失望的样子。我猜测,大妈可能是迷路了。

打量外表,大妈不过七十多岁,裤子膝盖处沾有灰土,像是跌倒过,看神情非常焦虑。看她这年纪,说不定真是摸不着家了。

我领她到小区门卫室,搬凳子让她坐下稳稳神,然后了解了她的情况。她老家在南阳,常年随大儿子生活。这不,昨天才刚刚来到小儿子家里。本想早晨趁趁家里人没醒,自己熟悉一下周围环境,顺

## 亲情

## “只要你平安回来”

□苗君甫

出差去外省参加培训班,在离家1800公里的城市,每天除了上课,就是看看这个沿海城市的街景,日子倒也自得其乐。培训班结束后,一起出差的同事说:“去商场逛逛吧,给家人带点礼物。”

和她一起走在陌生城市的商场里,在各个店铺间逡巡。海产品?特色点心?衣服?到底挑什么礼物呢?我和同事都开始头疼。

“海产品家里也有,不值得千里迢迢带回去。还是买衣服吧,据说这个城市的衣服全国知名。”商量半天之后,我们终于决定去买衣服。

同事很快就挑好了,我却犯了愁。父亲穿什么尺码?是180还是185?他喜欢什么颜色?黑色还是蓝色?他喜欢什么款式?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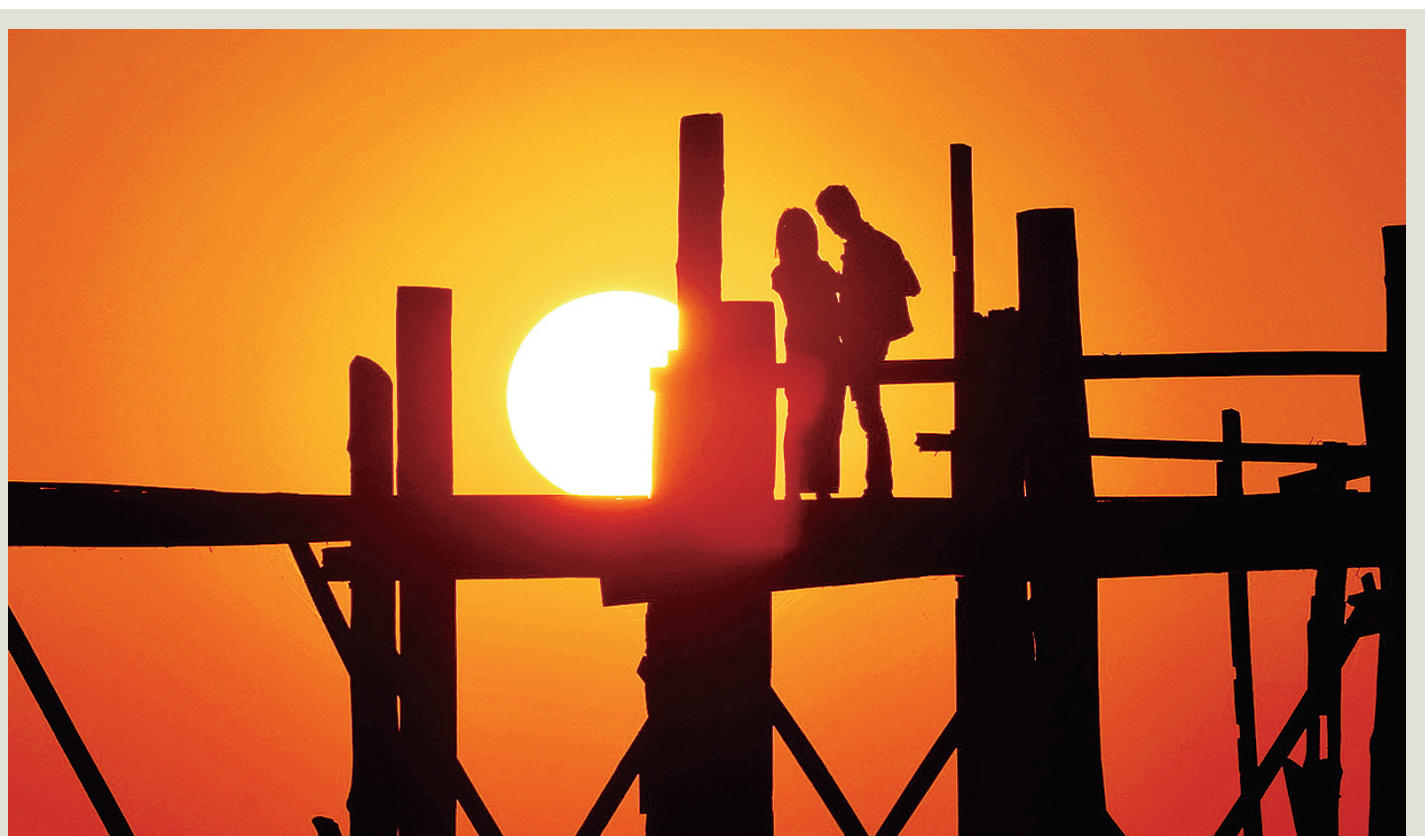
休闲还是偏正式?我在犹豫之间,店主用地道的方言说:“哎呀,看来你从来没买过啊!”我的脸顿时红了。

其实,我也不是没有给父亲买过衣服,只是那次的愉快经历,让我有些难过和委屈。

印象中第一次给父亲买衣服是好几年前的事儿了,我用了一个月辛苦积攒下的稿费给父亲买了一件羽绒服,想着他会满心欢喜,却没想到他知道衣服的价格之后,大声呵斥我:“谁让你买这么贵的衣服啊?你现在有钱了是不是?就不知道节省点花!”清楚地记得,那时我内心的难过和委屈莫名而来。从那时起,我不再给父亲买衣服。虽然后来母亲告诉我,那件羽绒服成了

父亲出席重大活动的“礼服”,但我还是心有不甘……可是此刻,我突然那么想1800公里外的父亲。

这个世界有各种各样的父爱,有的温暖又慈祥,有的冷酷又严苛,但无论是哪一种,他们都和爱不离,天底下没有哪位父亲不爱自己的子女,只是表达方式不同而已。于是,我拨通父亲的电话,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温柔地说:“爸,我想给你买件衣服……”父亲在电话那头停顿了一下:“老二,爸不缺衣服,只要你平安回来。”我的泪突然就不可抑制,我从来没想到,我会在离家千里之外的这个城市,心平气和地接受说话方式有点残酷的父亲,我对他的所有怨恨,都被这一句“只要你平安回来”融化……



醉斜阳

心飞扬 摄

本版联系方式:65233629 电子信箱:lydaily618@163.com  
选稿基地:洛阳网·河洛文苑 选图基地:河图网 洛阳网·摄影天地



深情

苗青 摄